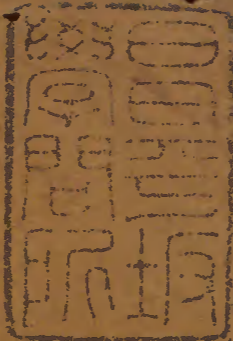


史記測議

傳十之五

廿七



			漢書門
		八	
		六	
		〇	
冊	架	函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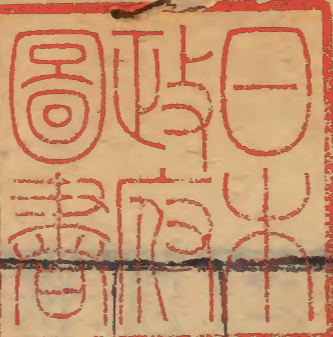
庫文閣内			
二		八	漢
七		七	
九		五	
函	四	〇	書
一	冊	〇	
二	架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750	
冊數	40 (27)		
函號	279	40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史記卷之七十



張儀列傳第十

華亭

徐孚遠

測議

陳子龍

張儀者魏人也

索隱曰晉有大夫張老又河東有西張城張氏為魏人必也藝文志云張

子十篇在

縱橫流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

以不及張儀張儀巴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

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

之璧其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醜之

索隱曰古禪字其妻曰

史記

卷之十一

嘻索隱曰音儂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

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

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

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

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

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誠門下人不為

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

之食因而數讓之曰索隱曰按謂數設詞而讓之讓亦責也以子之材

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

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

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

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

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

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

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

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

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

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

史記

卷之十一

張儀列傳

七

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

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

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

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

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

蘇君在儀寧渠能乎渠音詎○索隱曰古字少假借

耳○子龍曰蘇秦非不能自以誠託儀也知儀之才不能為其下耳以張儀既相秦

計激之使其且感且服而不敢謀趙矣為文檄告楚相曰索隱曰王弼按春秋後語云丈始

吾從若飲索隱曰若汝也我不盜而壁若管我若善

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直蜀相攻擊正義以華陽國志云昔蜀王封

其弟于漢中號曰苴侯因命之邑曰葭萌苴侯與巴

王為好巴與蜀為讎故蜀王怒伐苴○乎遠曰據華陽志則苴與巴別一國而索隱謂巴各來告急於秦

誤作苴楊升菴亦云然未知孰是也

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

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

韓襲秦之救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

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

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徐廣曰一作尋

成臯鞏縣有尋口○索隱曰戰國策當屯留之道正義

作輶轅緱氏之口亦其地相近也

已巳

卷七十一

張儀列傳

三

何用我而宗不活奇

按此後俱襲戰國策文亦少異

曰屯留潞州縣也道即大行羊腸阪道也魏絕南陽正義曰南陽懷州也是當屯留之道今魏

絕斷壞羊腸韓楚臨南鄭正義曰是塞什谷之口也今楚兵臨鄭南塞轅轅鄴

口斷韓南秦攻新城宜陽索隱曰新城當在河南伊闕之左右以臨二

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

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

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乎遠曰蘇子激張子入秦張子欲秦伐韓秦兵果出則從

解矣豈能十五年哉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

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

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

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

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

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

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

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

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饁兵不傷衆而彼已服

焉正義曰饁音膳同饁具食也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

海而天下不以爲貪索隱曰西海謂蜀川也海者珍藏所聚生猶謂秦中爲陸海然

也其實西亦有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索隱曰名謂博其德也實

已已張儀列傳

楊循吉曰孔明之定滇南諸夷而後謀伐魏卽此意

謂得土地財寶也

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大子惡

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

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

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正義曰韓自知亡二周故與周并力合謀

也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

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

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

取之索隱曰六國年表在惠王二十二年十月也遂定蜀正義曰表云秦惠王後元年十

月擊以益疆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與張儀圍蒲陽索隱曰魏之邑名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

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

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

以張儀為相更名少梁曰夏陽正義曰少梁城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三里

夏陽城在縣南二十里梁山在縣東南十九里龍門山在縣北五十里儀相秦四歲立

惠王為王正義曰表云惠王之十三年周顯王之三十四年也居一歲為秦將

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

還而免相相魏以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

史記

卷之十一 張儀列傳

五

乎遠曰張儀魏人欲令魏先事秦秦魏相親則長相兩國矣魏王不肯聽儀秦王

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

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

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

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觀音秦復欲攻魏先敗韓中

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

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幅湊

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乎遠曰是時韓已并鄭謂

從韓至魏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

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郵者不下十萬梁之

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

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

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

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疆兵顯名也今

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盟洎水之上恒音

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

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

秦下兵攻河外索隱曰河之西即田沃平周之邑據卷衍酸棗正義曰卷

行屬鄭州燕滑州昨城縣劫衛取陽晉正義曰故城在曹州乘氏

縣西北三十七里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

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捐韓

而攻梁索隱曰戰國策折作夾也韓怯於秦秦韓為一梁之亡可

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

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

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

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

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

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

事也大王不聽臣奏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

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

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搯腕噉目切齒以

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

眩哉臣聞之積羽沉舟羣輕折軸眾口鑠金積毀銷

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子龍曰橫人以人國事人

近於挾重故乞骸骨以求取信也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

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為從秦攻魏

鮑彪以魏
遷秦無阻
固正橫人
之詞若可

聽在魏也故儀先之魏一搖而諸國亂動

余有丁曰按蘇秦說六國自是實事儀全是欺詐反

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僻於之地六百里

案隱曰劉氏云商今之商州有古商城其西二百餘里有古於城使秦女得為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群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群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為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

乎遠曰張儀詐而楚王貪故陳軫為兩可之辭若楚果絕齊雖得商於未為福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

史記

卷七十一

張儀列傳

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詳失綬墮車不朝三月

正義曰詳音羊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耶乃使勇

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

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

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于王以商於之

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

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

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

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

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徐廣曰丹陽在陵江漢中之

地正義曰今梁州也在漢水北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

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

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正義曰即商於之地楚王曰不願易地

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

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

其心於子張儀曰秦疆楚弱臣善斲尚尚得事楚夫

人鄭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

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

史記 卷之十一 張儀列傳

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

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

而不欲出之

索隱曰不字當作必時張儀為楚所囚故必欲出之也

今將以上

庸之地六縣賂楚

正義曰今房州也

以美人賄楚以宮中善

歌謳者為勝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詎斥矣

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

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

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毋俱遷江南毋

為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

既出未去聞蘇秦死

索隱曰此時當秦惠王之後元十四年

乃說楚王

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為固虎

貴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

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

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

索隱曰常山於天下在北有若人之背脊也

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

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

羣羊臣竊以為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疆國非秦而

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

余有下口抄秦死而

後儀得行其說所謂

蘇君在儀寧深能者

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
 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
 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群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
 國貧而數舉兵危亾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
 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
 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為已足故願大
 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
 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索隱曰舫音方一舫
 謂並兩船也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
 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拒扞關

徐廣曰巴郡魚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
 復有扞水扞關

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

正義曰楚之北境斷絕○子龍曰秦得蜀而楚勢危
 浮江之說王濬之下吳也武關之勢西魏之下梁也
 此亦有當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

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
 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大王嘗與

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

索隱曰偏音四連反此之新城當在吳楚之間也○
 乎遠曰越滅吳楚滅越懷王時吳之屬楚久矣安得

與吳人五戰此言誤也

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傲者怨上天守

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

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

徐廣曰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其地在

一作晉秦之山南楚之西北漢水南之地名曰漢中也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次者七

十餘人遂亾漢中楚王大怒字遠曰常言大王與兵

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徐廣曰搏或音戟夫

秦楚相傲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

大王熟計之秦下田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口索隱

地是秦晉齊楚之交道也以言秦兵據陽晉是大關天下智則他國不得以動也

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

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索隱

日邊近泗水之側當戰國之時有十二諸侯宋魯邾莒之北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

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

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逐人齊齊王因愛而相之

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于市夫以一詐偽

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

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觀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

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
 文為大玉箕箒之妾劫萬室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
 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
 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
 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
 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
 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
 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
 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
 厭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

秦之強然

欲為秦必

先為秦弱

楚則利其

地此韓禍

陽福也

之不過三十萬而厮徒負養在其中矣

索隱曰厮徒謂襍役之賤

者負養謂負糴以給

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

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

跣跣科頭

駟案跣音徒俱跳躍也又云福舉

貫願

奮戟者至不可勝計

索隱白兩手捧願而直人敵言其勇也又有執戟者奮怒而趨

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缺後蹄間三尋

索隱曰謂

馬前足探向前後足跌於後跌音烏大反跌謂後足
扶地言馬之走勢疾也七尺曰尋言馬走之疾前後
蹄間一擲而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
過三尋也

史記

卷七十

張儀列傳

三

會戰秦人捐甲徒裊以趨敵索隱曰徒跣也裊袒左也謂袒而見肉也

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

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

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烏卵之

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徒人之

甘言好辭北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彊霸

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

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

東取成臯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索隱曰此皆韓之宮苑

非王之有也夫塞成臯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

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

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

如為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

以韓能彊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

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

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

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疆國無過

齊者大臣父兄殷眾富樂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

楊慎曰蘇秦說下齊不知秦之無奈齊何

而雖專秦
改破其說
者持以強
弱相形耳

揚慎曰說
趙王之詞
又與說齊
楚者異矣

史記

卷之十一

七

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
 疆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彊士
 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
 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
 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
 亾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
 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
 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索隱曰番音盤又四戰
音婆趙之邑也
 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耶鄆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
 已破矣是何也秦彊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
 弟之國韓獻宜陽梁劾河外索隱曰河外河之南趙
邑若曲沃平等也趙
 入朝澠池池綿善反割河間以事秦索隱曰河
漳之間邑大王不事
 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正義
曰博關在博州趙兵從貝州度黃河
 指博關則得河南臨淄即墨危矣臨淄即墨非王
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
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
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
秦王使使臣效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

史記

卷之十一

張儀列傳

七

五遣秦為
統者趙王
也趙王為
宗盟之主
故言秦王
之積忿含
怒于趙而
以合兵請
戰之詞胸
之于前又
以面相見
相結之計
休之于后
故趙王懼
而割地謝
通也

鍾惺曰六
國趙最強
在武靈王
之時也故
儀說之頗
覺心費辭

史記

卷之十一

三

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

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正義曰習馳射力田飾音敕

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

督過之也索隱曰督過是深責其過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

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

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

河踰漳據薺吾會邯鄲之下順以甲子合戰以正殷

紂之事故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為從者

時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齊國而言今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

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為東藩之臣齊獻魚鹽

之地子遠曰說齊則先言趙說趙則先言齊非謂有錯誤蓋橫人虛喝之言不必確據也比斷

趙之有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

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索隱

口此于道當在趙之東齊之西也告齊使與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

東一軍軍成臯驅韓梁軍於河外正義曰河外謂一鄭滑州北臨河

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

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為大王計

史記

卷之十一

張儀列傳

六

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
 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
 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
 先王棄群臣寡人年幼秦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
 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
 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適聞使者之明詔
 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
 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
 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正義曰句注乃今工人作

陽慎自說

燕王則直

言趙之不

足親信而

不事秦之

而無齊趙

之患六泚

雖反蘇秦

之說而趙

為燕之南

蔽者卒不

能拔也

若刀者

是也

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即酒醕

樂進熱噉

索隱曰謂熱而噉之是羹也

反斗以擊之

正義曰反即倒斗柄擊也

於是酒醕樂進熱噉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

之主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

笄之山

駟索笄婦人之首飾如今象牙遺

○正義曰摩笄山在蔚州飛狐縣

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

以趙王為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

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劾河間以事

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

易水長城正義曰並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

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

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

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燕王曰震寡蠻夷僻處雖大男

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

面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索隱曰尾燕王聽儀儀

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

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群臣多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

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為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

卻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群臣日夜惡張

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

有愚計願効之王曰奈何對曰為秦社稷計者東方

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

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

齊必與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

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

罷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

鮑彪曰燕

昭登智主

也非儀此

說震動蓋

紂摩新附

之民勝未

又諸國從

之者衆故

為卑詞以

紂其國是

儀之構有

矣幸也加

之數年收

集繕治有

其縮則若

云者固昭

王之所唾

而弄者史

言蘇代復

重燕使

約從如初

此昭士之

所蓋積

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與師伐之梁哀王恐張

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

索隱曰此與戰國策同舊本作憲誤也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

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

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

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

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

在必與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與

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

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故具革車三十

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

外伐與國索隱曰未齊之伐梁也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

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

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索隱曰年表云張儀以安王十年卒紀年云梁哀王九年

卒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

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為

按起首不敘邑里而直言游說

之士與
張儀曰從
而散者蘇
綏負其責
橫而合者
張儀任其
咎陳軫之
智不逮二
子而不主
從橫之任
冰勢同安
而行其說
而身效於
軫軫其說
主之巨擘
哉

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為厚而為
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
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
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
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為臣曾參孝於其親而
天下願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
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
以軫為忠乎忠且見奔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
為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
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
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為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
待索隱曰軫語犀首言我故來異日犀首見之陳軫
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饜事可
乎索隱曰饜者飽也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索隱
謂欲令其多事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索隱
曰需時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
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
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
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

史記
卷七十一
張儀列傳
三

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

也怒而不聽其事

等遠曰疑梁楚相約欲絕燕趙而犀首自梁之燕趙將以責楚故楚

王怒也

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

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暮年不解秦

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

便惠王未能為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

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烏乎王

曰不聞曰越人莊烏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烏

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

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

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

攻暮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

索隱曰此張儀

等計寡人不能決願子為子主計之

索隱曰子指陳軫也子主謂楚

王也餘為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下莊子刺

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

且食牛食其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

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下莊子以為然立須

下士依以

魏持諸侯

則易以為

功若出入

秦楚能忠

楚而不忤

于秦者陳

軫哉

史記

卷一百一

張儀列傳

三

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

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甚年不解是必

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

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乎遠曰軫言已之

楚王也索隱言秦楚俱宜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

傷小國亡秦與兵而伐大尅之此陳軫之計也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衍姓

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為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

首弗刺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

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

委焉以為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索隱曰錯音措錯停止也然

則魏必圖秦而奔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便因委

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張儀去徐廣曰復相秦義渠君朝於

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

遠不得復過索隱曰言義渠道遠今日請謁事情索

曰謂欲以秦之已後不復得更過相見也曰中國無事正義曰謂六國秦得燒

撥焚杆索隱曰撥音都活反謂焚燒而侵掠君之國

之已 卷七十一 張儀列傳 三

史記

卷一百一

三

有事索隱曰謂山東諸國共伐秦也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索隱曰謂

秦求親義其後五國伐秦索隱曰按表秦惠王後元七年楚魏齊韓趙五國共

攻秦是其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

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索隱曰

日凡絲綿布帛等一匹為一純音屯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群

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

李伯之下索隱曰謂義渠破秦軍於李伯之下李伯人名或邑號張儀已卒之

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約長索隱曰犀首後相五

國或從或橫

直份曰觀太史公贊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

語中頗亦有蘇而

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

蘇起而

秦者以其先歿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索隱曰謂說彼之非

匹夫也秦

成我之是扶會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

能勝六國之心并用

哉

其師以遠方強之敵

索隱述贊曰儀未遭時頗被困辱及相秦惠先韓

此其勢甚有難者今

後蜀連衡齊魏傾危誑惑陳軫挾權犀首騁欲如何三晉縱

觀其詞亦有踐歷

有斯德

天下驅役

史記卷之七十二

大史公曰：三晉參贊，秦之士大夫言。索隱曰：高誘曰：疾居

史記卷之七十二

華亭 徐孚遠 測議

陳子龍

樗里子其茂列傳第十一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索隱曰：高誘曰：疾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曰樗里子，又紀。與惠王異母，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索隱曰：滑稽，酒器可轉注，吐酒不已，以言俳優之人，出口成章，詞不窮竭，如滑稽之吐酒也。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索隱曰：右更，秦第。使將而伐曲沃，正義曰：故城在陝州，縣西南三十二里也。盡

史記 卷七十二 樗里子列傳 一

重夫秦素猜忌而殘忍之國也非智要何以周旋其間而結數主之心耶此太史公實也

出其人。索隱曰年表云十一年拔魏曲沃歸其人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

二十五年使樛里子為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蘭

正義曰蘭縣在石州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

秦封樛里子號為嚴君。索隱曰按嚴君北潁邑之號當是封之嚴道也秦惠

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以樛里子其茂為

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宜陽。使樛里子以車百

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

客游騰為周說楚王曰。索隱曰游姓騰名也智伯之伐仇猶。正義

曰括地志云并州孟縣外城俗名原仇山亦名仇猶

支諫曰不可此小所以事大而今大以遺小卒必隨

而馳至十九日而仇猶亡也遺之廣車。因隨之以

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

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樛里子以車百乘入周

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彊弩在後。名曰衛

疾。正義曰防衛樛里子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

恐一旦亾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王卒。昭王立

樛里子又益尊重。昭王元年。樛里子將伐蒲。索隱曰紀年云

楮里疾圍蒲不克而蒲守恐。請胡衍。索隱曰胡衍秦惠王薨事與此合胡

衍為蒲謂樗里子曰。公之攻蒲為秦乎。為魏乎。為魏

則善矣。為秦則不為賴矣。賴利也。夫衛之所以為衛者

以蒲也。正義曰。蒲是衛國之鄙衛。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

索隱曰。戰國策云。今蒲入于秦。衛必折而入於魏。與此文相反也。魏亡西河之外。正義

曰。謂同華等州。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彊。魏

疆之曰。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

而利魏。王必罪公。樗里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

攻。臣試為公入言之。以德衛君。樗里子曰。善。胡衍入

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爾

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劫金三

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為南面。故

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貴於衛。於是遂解蒲而去。還擊

皮氏。正義曰。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百四十步。魏邑。皮氏未降。又夫。昭王七

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索隱曰。按黃圖在漢長安故城西也。

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樗里子疾室在

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

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正義曰。漢長樂宮在長安縣西北十五里。未央在縣西北十四里。皆在長安故城中也。武庫正直其墓。索隱曰。直如字。讀直。

猶當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也索隱曰指地志云其事下蔡史學先

生索隱曰戰國策及韓子皆云史舉上蔡監門者學百家之說因張儀樗里

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魏章略定

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輝

相壯反索隱曰輝音暉又音胡昆反秦之公子封蜀也華陽國志作暉壯姓陳也○乎遠曰華陽

國志秦滅蜀封公子通為蜀侯以陳壯為相壯反殺

蜀侯通秦誅壯封子輝為蜀侯輝為後母所譖自後

本二事史記合載之誤也秦使其茂定蜀還而以其茂為左丞相

以樗里子為右丞相秦武王三年謂其茂曰寡人欲

容車通三川以寬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其茂曰請

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其茂至謂向壽曰子

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為

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其茂於息壤索隱曰山海經啓筮云歐

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或是在此也其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

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正義曰韓之北三郡積貯在河南宜陽縣之日久矣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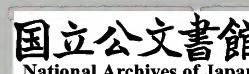
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正義曰謂函谷

及三嶠五谷咎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

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

按此傳中多奇謂然難解

由汝成曰願王勿伐者非真勿伐欲與王定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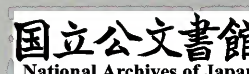


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竊旅之臣也

博里子公孫奭二人者策作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

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博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為昭王宗隱曰趙系家昭王名稷系本云名側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宗隱曰秦惠王二十六年

按此著武王卒于周以終前趙
彼一向秦王之疑頓釋矣筆力
息壤在彼
按此著武王卒于周以終前趙



周室灰
不恨之
語

楚圍雍氏至昭王七年又圍雍氏韓求救於秦是再圍也劉氏云此是前圍雍氏當赧王之七年戰國策及紀年與此並不同○正義曰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里韓使公仲侈告急

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其茂茂為韓言於秦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行楚也

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殺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

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

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

乃下師於殺以救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

穉里子其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宜太店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一作相楚聞秦之

貴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

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譬禽獸得困急猶能抵觸傾覆人車

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

正義曰公仲自以為必可得秦封今公與楚解口地素隱曰解口秦地名近韓今將

與楚封小令尹以杜陽素隱曰封楚令尹以杜陽杜陽秦地今以對楚令尹是秦

楚相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韓亡公仲且躬率其私

徒以關於秦正義曰公仲恐韓亡欲將私徒往宜陽關於向壽也願公孰慮之

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壽謁之公仲

於秦正
私徒
前禽困

史記

卷三十一

韓其列傳

六

四復市意

曰正義曰子蘇代也向壽恐令蘇秦韓之交可合也

蘇代對曰願言謁於公正義曰公向壽也言向壽亦黨於楚與公孫奭其茂黨韓

也魏同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

孫奭其智能公也不如其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

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索隱

曰彼言公孫奭及其茂也有以失之謂不見委任情有所失公孫奭黨於韓而其

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疆而公黨於楚是

與公孫奭其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正義曰蘇氏云向壽與公孫奭

其茂皆有黨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為責也正義曰楚善變不可信若變改向壽必亡敗是自為責公不如與王謀

其變也善韓以備楚正義曰今秦視韓而備楚之變改則向壽無患矣如此

則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於其

茂韓公之讎也正義曰韓氏必先委二人故韓為向壽之讎今公言善韓

以備楚是外舉不碎讎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

曰其茂許公仲以武遂徐廣曰秦昭王元年于韓武遂反宜陽之民

正義曰武遂宜陽本韓邑也秦伐取之今欲還韓令其民得反歸居之○乎遠曰反宜陽之民者欲秦歸

宜陽俘民於韓非并以宜陽地與韓也今公徒收之後言竟以武遂歸韓亦不言宜陽也

甚難正義曰蘇代言其茂許公仲以武遂又歸且陽之民今向壽徒擬收之甚難事也向壽

已

卷七十一 樞其列傳

七

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秦為

韓求潁川於楚正義曰潁川許州也楚侵韓潁川蘇代今向壽以秦威重為韓就楚求索

潁川是此韓之奇地也公本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

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

走秦也索隱曰韓楚怨不解二國交走向秦也秦楚爭疆而公徐過楚

以收韓此利於秦正義曰若二國皆事秦公則漸說楚之過失以收韓此利於秦也

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其茂欲以魏取齊公孫

奭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為功收是韓以安之

而誅齊魏之罪正義曰言公孫奭其茂皆欲以秦拔韓魏而取齊今向壽取宜陽為功收

其茂無事也其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正義曰年表云秦昭王元年予韓武遂也

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

孫奭由此怨讒其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徐廣曰昭王元年擊魏皮

博里子與魏講罷兵索隱曰鄒氏云講讀曰媾其茂之

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為齊使於秦其茂曰臣得罪於

秦懼而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

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

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拜方使

知我曰此並戰國之時游諸之士寓言設理以祖此興及向

之著青也
乃用蘇氏
之說為二
婦人立傳
定其邦國
加其姓氏
何其妄哉

按秦囚
復其哉
之家可
足而餘
光振之
之意

稜不廉
戰國策
作奇廉

史記

卷七十一

九

秦而當路矣。茂之妻于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

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其茂非常士也。其

居於秦。累世重矣。自轂塞及至鬼谷。正義曰。三轂在洛州永寧縣西。

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

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

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正義曰。劉伯莊云。此鬼谷

關內雲陽。非陽城者也。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

印。迎之於齊。其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其茂賢

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其茂德王之賜。好

為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

之上卿。而處之。索隱曰。處猶留也。秦因復其茂之家。以市於

齊。子龍曰。蘇代之策。即馮驩之重孟嘗君於秦齊也。齊使其茂於楚。楚懷王

新與秦合婚。而驩。徐廣曰。昭王二年時迎婦於楚。而秦聞其茂在楚。

使人謂楚王曰。願送其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蠡曰。徐廣

曰。蠡。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

楚王曰。寡人欲相其茂。可乎。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

之監門也。大不為事君。小不為家室。以苟賤不廉。聞

於世。其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

史記

卷七十一

樛其列傳

九

辯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

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

召滑於越。徐廣曰：滑一作涓。而內行章義之難。索隱曰：召滑則佯章恩義而卒包藏禍心，構難於楚。戰國策云：內向章昧之難也。越國亂，故楚南塞

厲門。徐廣曰：一作瀨胡。正義曰：劉伯莊云：厲門度嶺南之要路。而邵江東。正義曰：吳越之城皆為楚之都邑。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

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為鉅過矣。

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

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

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

於秦。秦宰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甘

茂有孫曰甘羅。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

十二，事秦相文和侯呂不韋。索隱曰：戰國策甘羅事呂不韋為庶子。秦

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

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

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為秦昭王伐趙，趙

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

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彊也。甘羅曰：君侯何不快

也。

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

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索隱曰：即張唐

也。卿字也。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

而不肯，汝焉能行之。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為孔子

師。索隱曰：橐音託，尊其道德故云項橐。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

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

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彊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

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

秦也孰與文信侯專。索隱曰：應侯范維也。張卿曰：應侯不如文

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

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

苑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

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囚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

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文

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

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

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

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

史記卷之七十一
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齊臣五城以廣河間。索隱曰。謂酈五城與臣也。請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索隱曰。戰國策云。得三十六縣。○正義曰。上谷今媯州也。在幽州西北。令秦有十一。索隱曰。謂以十一城與秦也。甘羅還報。秦秦到甘羅以為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彊齊楚。正義曰。甘茂為彊齊楚所重。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彊時。天下

尤趨謀詐哉。

索隱述贊曰。嚴君名疾。厥號智囊。既親且重。稱兵外攘。甘茂並相。初佐魏章。始推向壽。乃攻宜陽。甘羅妙歲卒。起張唐。

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次
索隱曰秦本紀云昭王二年庶長壯與大

史記卷之七十二
大史公曰謝里干以背肉重回其罪。而秦人亦其

史記卷之七十二

華亭 徐孚遠 測議 陳子龍

穰侯列傳第十二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
索隱曰宣太后之異父長弟也

其先楚人姓芊氏
正義曰芊秦

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為昭王昭王母故號為芊八子

及昭王即位芊八子號為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

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次
王二年庶長壯與大

按考要云昭王年少芊太后攝政故穰侯權重于昭王家富于唐以來

女王臨朝專制臣公子為逆皆誅及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

自芊太后始也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芊戎為華陽君索隱曰華陽韓地後

華陽君三又號新城君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而魏

冉聶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

唯魏冉力為能立昭王乎遠曰宣太后為八子時魏冉已用事能援立昭王是冉

以才進非緣戚屬也昭王即位以冉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

亂索隱曰按季君即公子壯僭立而號曰季君蓋惠文后黨公子壯欲立之及壯誅而太后憂歿故云

不得良歿亦史諱之又逐武王后出之魏亦事勢然也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

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

自洽任魏冉為政昭王七年樓里子歿而使涇陽君

質於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索隱

曰戰國策作仇郝蓋是一人而記別也請以魏冉為秦相仇液將行其

客宋公謂液曰索隱曰戰國策作宋父秦不聽公樓緩必怨公

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為公母急秦秦王兄趙請相魏

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

魏冉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魏

冉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昭王十四年魏冉舉白

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

史記

卷之二十三 穰侯列傳

二

董份曰故德公言仇液本為魏冉來冉原自德之也

悟昭王案

虜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之宛葉魏冉謝病免相

以客卿壽燭為相其明年燭免復相冉乃封魏冉於

穰復益封陶索隱曰陶即定陶也徐廣云作陰陶陰字本易惑也王劭按定陶見有魏冉冢

作陰號曰穰侯穰侯封四歲為秦將攻魏魏獻河東

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

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

帝為王魏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

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為武安君

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高於

王室昭王三十二年穰侯為相國將兵攻魏走芒卯入北宅正義

書云宅陽一名北宅括地志云宅陽故城在鄭州荊陽縣西南十七里遂圍大梁梁大

夫須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昔梁惠

王伐趙戰勝三梁徐廣曰田完世家云魏伐趙趙不利戰于南梁○索隱曰三梁即南

梁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衛拔故國

殺子良索隱曰衛之故曰蓋楚丘也下文故地亦同未楚丘也戰國策衛字皆作燕子良作子之

也恐非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勁

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

董份曰此亦可明不當割地之效而六國皆坐此困削悲夫

史記

卷之二十三 穰侯列傳

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亡臣以為衛趙可法而宋中

山可為戒也秦貪戾之國也而毋親蠶食魏氏又盡

晉國索隱曰河西河東河內並是魏地即故晉國戰勝暴子徐廣曰韓將暴鴛割

八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

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王

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索隱曰楚趙怒而去講和也

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

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

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此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

王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

可數也夫戰勝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

計之工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

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

縣勝甲以上戍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

之眾守梁七仞之城爾雅曰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壽臣以為湯武

復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

十萬之眾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地始分以至于

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正義曰定

董份曰自

皆須賈述

衛人之言

故結之曰

此臣之所

聞于魏也

言其所聞

于魏之言

如此

陶近大梁穰侯攻梁則前功必弃矣今魏氏方疑可
兵疲定陶必為魏伐索隱曰賈引魏人之說不許王講於秦
以少割收也是言魏氏方疑可以少割地而收魏也

願君逮楚趙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
而得以少割為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

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索隱曰楚趙怒魏

秦是東方從國於是解散也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得地豈必以兵

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絳安邑又為陶開兩

道正義口穰故卦定陶故宋及單父是陶之南道也魏之安邑及絳是陶非道幾盡故宋

索隱曰此時宋已滅是秦將盡得宋地也衛必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

之何索一而不得何為一而不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

索隱曰言莫行圍梁之危事穰侯曰善乃罷梁圍正義曰表云魏

軍大梁城韓來救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

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三縣穰侯益封明

年穰侯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

陽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丘權反蔡陽長社趙氏觀津

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索隱曰既得觀津仍令趙伐齊而秦又以兵益

助趙也○乎遠曰得趙觀津而復還之者齊襄王懼
本欲伐齊以廣陶封志不在得趙地也使蘇代為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

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索隱曰告齊王

言秦必不益兵以助趙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

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

之深讐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為不信不為無行

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讐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

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正義曰今晉楚伐齊而後制

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

決潰癰也必死安得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

楚不信也必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

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

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

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

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

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

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

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

言客卿竈欲伐齊取剛壽正義曰故剛城在兗州龔丘縣界壽張鄆州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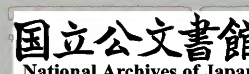
以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譏穰侯

史記 卷七十二 穰侯列傳 六

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王昭
王於是用范雎范雎言宜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
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侈富於王室於是秦王悟
乃免相國子龍曰穰侯數有功於魏未嘗得志於齊也然一欲取剛壽而遽以近交遠攻罷以
其意常在陶耳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
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為郡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
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
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歿况於

羈旅之臣乎

索隱述贊曰穰侯智識應變無方內倚太后外輔昭王四登相位再列封疆推齊撓楚破魏圍梁一夫開說憂憤而亡



史記卷之七十三

史記卷之七十三
白起者郿人也
正義曰郿岐州縣
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
正義曰今洛州伊闕
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為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
正義曰今洛州南十九里伊闕山號曰龍門是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為國尉
正義曰言

史記卷之七十三

華亭 徐孚遠
陳子龍 測議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此奇韓曰

白起者郿人也
正義曰郿岐州縣
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
正義曰今洛州伊闕
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為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
正義曰今洛州南十九里伊闕山號曰龍門是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為國尉
正義曰言

史記

卷之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傳

一

太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徐廣曰昔于駟按郭璞曰今河東聞喜縣

東北有乾河口○索隱曰魏以安邑入秦然明年白

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

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徐廣曰河東垣縣後五年白起攻趙拔

光狼城正義曰光狼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二十五里也後七年白起攻楚

拔鄢鄧五城徐廣曰昭王二十八年○正義曰鄢鄧二邑在襄州其明年攻楚

拔郢燒夷陵正義曰夷陵今硤州郭下縣遂東至竟陵正義曰故城在郢州

長壽縣南百五十里今復州亦是其地也楚王亡去郢東走徙陳秦以郢

為南郡白起遷為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

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

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

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正義曰陘庭故城在曲沃縣西

北二十里有絳州東非三十五里也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

攻南陽太行道絕之正義曰按南陽屬韓秦攻之則韓太行半陽道絕矣四十

五年伐韓之野王索隱曰地理志野王縣屬河內在太行東南野王降秦

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絕索隱曰鄭國即韓之

都在河南秦伐野王是上黨歸韓之道絕也韓必不可得為民秦兵日進

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

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

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索隱曰平陽君未詳何人平陽

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

一郡受之便趙受之因封馮亭為華陽君正義曰常山一名華

陽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正義曰按檢諸地記緱氏屬

嵩縣本夏之緱國也在緱氏東南六十里地理志云

綸氏屬潁川郡按既攻緱氏蘭二邑合相近恐輪蘭

王非音而轉作蘭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齮攻韓

本統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正義曰長平故城在澤州高平

秦本統以按據上黨民索隱曰謂屯兵長四月齮因

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索隱曰謂犯秦之斥候兵

也秦斥兵斬趙裨將茄索隱曰音六月陷趙軍取二

部四尉正義曰括地志云趙鄣故城一名都尉城今

故鄣城此二城即二部也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

取二尉敗其陣奪西壘壁正義曰趙西壘在澤州高

堅壁以待秦王齮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

不出趙王數以為讓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

趙為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馮服子趙括將耳廉頗

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

將兵遂有
長平之勝
戰也

史記卷一百一十三
趙世家
四十一

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

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

將軍而王齕為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

斬子龍曰敵將怯者虛聲以下之敵將輕者藏形以

武安君名振於諸侯矣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

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正義曰秦壁一名秦壘今

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

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正義曰

趙括築壁自敗處子龍曰廉頗僅支王齕而括安

能敵白起然趙軍既分為二括猶築壁堅守至四五

十日而後敗括亦良將也特以視秦太輕墮秦之誘

耳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主山之河內正義曰

秦故發其兵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邊

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

陰相二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

其將以趙括出銳卒白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

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

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

據韓信 破成安 君兵法 大略相 同

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

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

秦復定上黨郡索隱曰秦前攻趙已破上黨今迴兵復定其郡其餘城猶屬趙秦分

軍為二王斃攻皮牢拔之正義曰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一里司馬梗

定太原正義曰太原趙地秦定取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

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

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為

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鄆鄆漢中正義曰鄆在襄州夷道縣南九里鄆在荊州江陵北擒趙括之軍雖周邵

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

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

秦嘗攻韓圍邢丘正義曰邢丘今懷州武陵縣東南二十里平臯縣城是也因上

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

今一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

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正義曰因白起之攻割取韓趙之地

無以為武安君功也乎遠曰武安君為穰侯所任應侯代穰侯相二人故有卻不待

韓趙之問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

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

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十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歿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兵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齮代將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死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乎遠曰武安君不宜有後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龍子曰鮑彪以白起即再攻趙不過無功何堅不肯起而受杜郵之誅乎然起常勝之將也若一旦無功則其各必損故耳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正義曰故城在涇州鵜觚縣城西即古陰密國密康公國也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

鮑彪曰起之策秦楚三晉可謂明切然人臣無以有已故孔子不俟駕而行長平之敗屬耳趙何遠能益強以起之材智知已知彼而得算多不幸

至于無功
極矣何破
國軍之
有三請不
行此白抽
壯郵之劍
也

至杜郵索隱曰按故咸陽城在渭北杜郵今在咸陽城中秦昭王與應侯羣

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

使使者賜之劍白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

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歿長平之戰趙卒降

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歿遂自殺武安

君之歿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歿而非其罪秦

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索隱曰地理志頻陽縣屬左馮翊少而好兵

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闕與破之拔九城

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王降盡定趙地為

郡明年燕使荆軻為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

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秦使翦子王賁擊荆徐廣

曰秦諱楚故云荆也荆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

既滅三晉吞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

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

如皇以為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

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

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

揚維楨曰
徐嘗疑翦

史記

卷之二十三 白起王翦列傳

七

智將也必索六十萬是窮聞力不聞智也

內此窮之不知也秦兵之強帶

兵六十萬窮使王空其國以委我而後行是窮以重而取王之輕也王之驕已殺矣

而心疑焉

乎孫後計有以對其疑此窮之所以為智而非信輩之所知也

蘇軾曰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人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者中至具

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徐廣曰勢一作新其言是也遂

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

病歸老於頰陽李信攻平與正義曰在預東北五十四里蒙恬攻

寢徐廣曰今固始寢丘大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

而西與蒙恬會城父正義曰言引兵而會城父則是汝州郟城縣東北也括地志云汝州郟城縣東北四十里有父城故城即服虔云父城故城即杜預云襄城城父縣者也荆人因隨之此二城父城之名耳服虔城父是誤也荆人因隨之

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

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頰陽見謝王翦曰寡人

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將軍日進而西

將軍雖病獨恐弃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

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

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

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

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眾始皇曰將軍行矣

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平遠曰觀

此秦皇不封功臣不繇李斯建議也顧斯亦揣士旨論之耳故及大王之嚮臣臣

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

已

臣知古之
無日而竭
境以伐秦
以久安之
齊而不厭
資空虛之
秦楚秦如
反掌也

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素隱曰謂使或曰將軍之

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怛而不信人徐廣

曰怛一作儻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

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耶王翦果代

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

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

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上卒同食

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

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

翦因舉兵追之平遠曰荆兵銳而西倦而東信翦所

爭鋒益指此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蘄南正義曰徐殺其

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荆地城邑歲

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

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

年盡并天下王氏蒙氏功為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

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歿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

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

正義曰今邢州平鄉縣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

葉坤曰此
子傳未敘

史記

卷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傳

九

其後世之報而以或曰客曰問答發明之

論亦一例也

康海曰王翦諸人之輔秦蓋凶德之參會

古今之極變不可復以常事論也太史公

譏翦不能輔秦建德

而偷合取容嗚呼是何異黃虎狼之不仁耶

疆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切身

王離為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索隱述贊曰白起王翦俱善用兵遇為秦將拔齊破荆趙任馬服長平遂坑楚陷李信霸上卒行齊離繼出三代無名

孟軻鄒人也

正義曰軻字子輿為齊卿鄒兗州縣受業子思之門人

曰王劭以人為衍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俊之道既通門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

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

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

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

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平遠曰如上所引前後參

也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

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

索隱曰孟子有萬章公明高第益並軻之門人也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

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平遠曰孟

故詳叙三騶子用為此况其前騶忌以鼓琴于威王因及國政封

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

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

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

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

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其術大冠世

盛衰立音蒲浪反○索隱曰言其大體隨代盛衰觀時而說事因載其機祥度制

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

重份曰太史公歷叙縱橫之徒及鄒衍之尊用反覆辨論而其微意專歸功於孟子孰謂其不知道哉

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

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

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

索隱曰桓寬王克立以衍之所言迂

怪虛妄災惑六國之君因納其異說所謂匹夫而災惑諸侯者也

中國名曰赤縣神

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

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

有裨海環之

索隱曰裨音脾裨海小海也九州之外更有大瀛海故知此裨是小海也人

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

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

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

也濫耳

索隱曰濫即濫觴是江原之初始故此文意以濫為初也

王公大人初見

其術懼然顧化

索隱曰懼音劬謂行之微皆動人心見者莫不懼然駐想欲從其術也

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牟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

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徹席

索隱曰張揖三蒼訓詰云徹拂也謂

側行而衣徹席為敬不敢正坐當賓主之禮也

如燕昭王擁彗先驅

索隱曰彗帚也

謂為之掃地以衣袂捧帚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

碣石宮

正義曰碣石宮在幽州薊縣西三十里寧臺之東

身親往師之作主

重份曰此
前放言見
尊禮言其
術能動列
國諸侯與
孔孟困厄
不同然孔
孟實不為
此也故又
引伯夷衛
靈祭惠之
事見孔孟
雖困厄而
不肯阿世
苟容以取
尊禮也

邵嘗曰孟
子三見齊
王而不言
事於之無
言其跡似
之使其後
所言者能
出王道則
光亦何可
訾哉雖然

索隱曰劉向別錄云
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

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

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

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索隱曰孟軻子太王去邠

邠是軻對滕文公語今云梁此豈有意阿士俗苟合

而已哉持方柄欲內圓鑿其能入乎索隱曰方柄是第也圓鑿其孔

也楚詞云以方柄而納圓鑿或曰伊尹負湯而勉湯

以王百里奚飭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

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黨亦有牛鼎之意乎索隱曰騶

衍之術迂大儻若大用之是有牛鼎之意○乎遠曰

據本文大意言騶子欲于時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

也與呂氏春秋所載意別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

言治亂之事以于世主豈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

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

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

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嬰不及及見寡人寡人

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

未嘗言也

受賜而
辭位終身
不仕游士
之中蓋亦
莫之能逮
矣

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
聲吾是以默然容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
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
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
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索隱曰
我實有此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
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驪束
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于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
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徐廣曰今

所定有四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十一篇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

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

莊之衢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高門大屋尊寵之覽

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荀卿趙人索隱曰各況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為卿年

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辨奭也文

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五

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劉向別錄曰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

故曰談天騶奭脩衍之文簡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別錄曰過字作騶標者事之盛膏器也炙之騶盡猶有餘靡者言淳于髡

智不盡如炙輮也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

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

酒焉索隱曰禮食必祭先飲食亦然齊人或譏荀卿必以廣中之尊者一人當祭耳

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正義曰蘭陵縣屬東海郡今沂

州承縣有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

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

逐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

猶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

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曰同異

之辯索隱曰龍即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第子傳作衛人鄭玄去楚人各不能知其真正義曰

文志公孫龍劇子之言索隱曰著書之人姓劇氏而稱子也前史不記其名故追

有劇孟及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正義曰藝文云李悝

相魏文侯楚有尸子長廬謂在蜀今案尸子書晉人

富國疆兵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為二十篇書九阿之吁子焉

六萬餘言正義曰長廬九篇楚人阿之吁子焉

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

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着守禦為節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五

用索隱曰公輸爲雲梯之械墨子解帶或曰蒞孔子

時或曰在其後索隱曰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

子者在七十

子之後也索隱述贊曰六國之末戰勝相雄軻游齊魏其說

不通退而著述稱吾道

莊雖列莫見收功

史記卷之七十四終

史記卷之七十五

華亭 徐孚遠

陳子龍

測議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

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索隱曰戰國策云及

田之別子也王劭又按戰國策云齊貌辯謂宣王曰

靖郭君不忍宣王太息曰寡人少殊田嬰自威王時

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

許相卿曰此傳錯用國策語至其墓寫孟嘗君養士而得養士之報則太史公筆

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

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賣田忌乃復召田忌

以為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田嬰俱伐魏敗之馬

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索隱曰紀年當梁惠王二十八年至三十

一年改為後元也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魏韓魏服於齊嬰

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南正義曰東阿齊州縣也盟

而去索隱曰紀年當惠王之後元十一年作平阿又云十三年會齊威王于甄與此明年齊宣王與

梁惠王會甄甄音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音是歲梁惠王卒

宣王九年田嬰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

王也正義曰紀年當宣王十三年楚威王聞之怒田

嬰孚遠曰楚王非能禁齊稱王也疑與魏有隙惡其好會明年楚伐敗齊師於

徐州而使入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王乃

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即位三年而

封田嬰於薛索隱曰紀年以為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於薛十月齊城薛

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嬰初封彭城皆與此文異初田嬰有子四十

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

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

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

之已孟嘗君列傳

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

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索隱曰風俗通云俗說五

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也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

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

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

其父嬰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

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索隱曰爾雅云玄孫之子為

仍仍孫之子為雲又有耳來來孫之子為昆昆孫之子

孫亦是玄孫之子不同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

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

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路綺縠

而士不得短褐索隱曰短亦音豎豎僕妾餘梁肉而

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

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

十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

請薛公田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謚為靖郭君

索隱曰謚為靖郭君者謂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為孟

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

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劉氏云舍音赦謂為

大順之日

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子龍

曰。觀馮驩有。幸舍代舍之。遷則孟嘗君待客坐語。嘗之待客本不等。何得云無貴賤。

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

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

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

嘗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

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

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求

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

代謂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士偶人相與語。

索隱曰。蘇代以士偶比涇陽君。木偶比孟嘗君。○乎遠曰。索隱非也。涇陽君亦質於他國。安得比士偶。

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士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

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

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士偶人所笑

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

秦。昭王即以孟嘗君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

君賢而文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

於是秦昭王乃止。因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

抵昭王幸姬求解。索隱曰：按抵謂觸冒而求之也。幸姬曰：妾願得君

狐白裘。韋昭曰：以狐之白毛為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

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

徧問客，莫能對。乎遠曰：孟嘗君若在秦獄，安得通賓客。前云囚者，蓋以禮拘之，不聽歸國也。

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

狗，以入秦宮藏中。子龍曰：此必劍客之流也。取所獻狐白裘至，以

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

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索隱曰：更改也。封傳，今之驛券也。

也。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

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

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

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

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

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

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

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

齊湣王不自得以其

董份曰：不自得者言

去乎遠曰：孟嘗君為秦所困，擊滅趙一縣以示武於賓客也。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孟嘗君列傳

已道之也
為秦嘗故
不自安耳
誰謬

遣孟嘗君孟嘗君至則以為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

將以齊為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徐廣曰年表云韓魏齊共擊秦

軍於函谷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為西周謂曰索隱曰戰國策作韓

慶為西周謂薛公也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

疆韓魏正義曰宛在鄧州葉在許州二縣今復攻秦

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

輕齊畏秦臣為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而

君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

之情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疆韓魏其攻秦

也欲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正義曰東國齊徐夷而秦出

楚懷王以為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

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

益疆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

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

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

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孚遠曰三國兵已罷秦故失信欲留楚王以制楚也

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

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

唐順之曰
魏子馮驩
豈一事而
佈聞異耶

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

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

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索隱曰湣王三十四年田甲劫王薛文走魏子所

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

盟遂自到宮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跡驗問

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

老於薛湣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

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正義曰周最周之公子而

齊王逐之而聽親弗親弗人姓名○索隱曰戰國策作親弗蓋祝為得之相呂

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

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

厚行且反齊王之信索隱曰周最本厚於齊今欲逐之而相秦之亡將蘇代謂孟嘗

令齊收最以自厚其行又且得反齊王之有信以不逐周最也又禁天下之變齊無

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為其國也於

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

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乎遠曰呂禮亡秦必與穰侯有怨若見用於齊亦穰

侯所嫉也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彊國也子必

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

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讐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彊，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爲功，挾晉以爲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其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之齊君中立爲諸侯，無所屬。齊襄王

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謚爲孟嘗君。

皇覽曰：孟嘗君冢在魯國薛城中，向門東，向門出北邊門也。諸子爭立，而齊魏其

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子龍曰：孟嘗君與他國伐齊，無心本朝，宜其無後於齊也。

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屣而見之。索隱曰：躡，履作躡。孟嘗君

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

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索隱曰：按傳舍，幸舍及代舍，並當上中下三等

之客所舍之名耳。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答曰：馮先

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緱。蒯音苦怪，反茅之類，可爲繩，言其劍把無物可

裝，以小繩纏之也。緱亦作候，謂把劍之處。彈其劍而誦曰：長鋏歸來乎，

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
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與孟嘗君

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

乎遠曰孟嘗君疑馮驩非庸人也故數問之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

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乎遠曰此與國策所

載異國策較為工此似待客不足居暮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

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

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索隱曰與

猶還也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

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

辯長者無他技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

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

不足以奉賓客故出息錢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

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

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

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

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

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

撈文之
登錢本

爲秦客計而驩曰爲民之無者以爲本業雖亦賢矣哉

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爲民之無者以爲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索隱曰言文之奉邑少故令出息於薛也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卽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貸具牛酒卽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爲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卽以逃亡

按戰國策馮驩焚薛債券後暮年孟嘗君免相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以迎太史公不載似缺始末

可爲欲行青苗錢者省也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爲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捫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爲孟嘗君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

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鞶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憑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雌雄之國也勢不兩立為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跪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為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為雄也君急使使載盤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

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

按馮驩一說秦

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

齊而孟嘗君之

鞶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憑軾結鞶西入

黃金封邑踰于

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

平時正

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

黃金代

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

振目茂

則天下歸之秦為雄而齊為雌雌則歸淄即墨危矣

之事同

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

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

也

孟嘗君列傳

二

董份曰使人至境候秦使者未信馮驩之言欲驗其實也

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疆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去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生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交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索隱曰趨向也明且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索隱曰朝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亡其中索隱曰期物未入市心中所期之物亡者無也言日暮物盡故掉臂不顧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

已巳

卷七十五 孟嘗君列傳

三

童份自此
贊其好客
美刺並顯

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

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好人入薛中

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索隱述贊曰靖郭之子威王之孫既疆其國實高其門好客喜士見重平原雞鳴狗盜魏子馮煖如

何承曉薛縣徒存

史記卷七十五終

史記卷七十五終

寬政戊午

